

不辨贤愚

却说这一干耀武扬威的猎户，

狐皮苫肩顶，锦绮裹腰胸。

袋插狼牙箭，胯挂宝雕弓。

人似搜山虎，马如跳涧龙。

成群引着犬，满膀架其鹰。

荆筐抬火炮，带定海东青。

粘竿百十担，兔叉有千根。

牛头拦路网，阎王扣子绳。

一齐乱吆喝，散撒满天星。

转眼间被孙大圣的石头雨给淋得稀里哗啦。

扬尘播土，倒树摧林。

海浪如山耸，浑波万迭侵。

乾坤昏荡荡，日月暗沉沉。

一阵摇松如虎啸，忽然入竹似龙吟。

万窍怒号天噫气，飞砂走石乱伤人。

这昔日的美猴王，一方面收拾旧山河、重整旗鼓，一方面大开杀戒、轻轻松松的就干掉了千余人马。

做了多年和尚的孙悟空，一旦离开取经队伍，马上就恢复了山大王的革命本色。并且，他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从归顺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劝我话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馀。’真有此话！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猎户。”

按道理说，兵家取胜、以丧事之，这是古代的战场礼仪，尊重一下人家的生命和尊严，别搞得象拆迁一样拆你屋、焚你人、抢你尸、共你产的。可是这大圣偏偏不讲究规矩那一套，还真玩起了现代拆迁战术：“你们去南山下，把那打死的猎户衣服，剥得来家，洗净血迹，穿了遮寒；把死人的尸首，都推在那万丈深潭里；把死倒的马，拖将来，剥了皮，做靴穿，将肉腌着，慢慢的食用；把那些弓箭枪刀，与你们操演武艺；将那杂色旗号，收来我用。”

说句公平话，自从孙悟空从石头中蹦出来的这千余年，就算上他大闹天宫，也根本就没杀过什么人，充其量被他杀的，也就是最前面的那六个贼、以及两个鬼差。

忽然就性情大变，孙悟空这是怎么了？并且他杀了这千把人马之后，没有人去告他的状不说，那四海龙王，还乐颠颠的来给他捧场，他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洗青了。

这个事儿呀，才是佛祖安排他苦等五百年西行取经的一个原因。怎么说？原来这孙悟空，没有人身，自不用遵守人间的伦理。他所在境界，无论是神仙还是妖怪，都是比人类高出很多境界。他们看待人类，特别是妖怪们看待人类，无非就是草原上遍地乱窜的羊群、牛群、狼群。谁会说他捉几头野生的牲畜来吃掉是犯罪呢？尤其是人看到有野畜破坏庄稼、或者说乱来的时候，捉来吃了反而是除了一害。妖怪们觉得这么样子天经地义，更高的大神们看这些妖怪，也顶多算它们是造了业，不算大错。

唉，说起来，还是咱们人类最低能。尽管咱们个个儿都觉得自家聪明得要死。

所以说，孙悟空自己是不能取经的，取经需要人身。可是如果让他轮回做人的话，单纯的一个人取经，又是几乎办不到的事情。你看那唐三藏，直接从佛祖身边下来，轮回九生九世，每世都做和尚修一辈子，不但金身没修出来，到了第十世，这修行取经依然要靠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这等神仙保护。让他自己取经的话，他依然是门儿都找不着。

这是一个原因。孙悟空本领大，作恶起来也厉害，那么还真的就得想办法让他走正路，不能走邪路。然后，这死了一千口人的罪恶，这帐算在谁头上啊？算在唐三藏身上。没得说。

为什么？因为孙悟空虽然在他眼里犯错，假如打杀妖怪真的算孙悟空不对，那也是因为在修行中没把握好，不是孙悟空要跟修行的原则对着干。但是你看那唐三藏唠唠叨叨的念叨的是啥东西？

“这泼猴越发无礼！看起来，只你是人，那悟能、悟净，就不是人？” “我是个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礼！”

“我是个好和尚，不题你这歹人的名字。你回去罢。”

看明白了吧？是唐三藏认定了孙悟空是歹人、大坏蛋，他强硬的思想，比慈悲的正念、比取经的决心还要强大，于是，他这一念就起了决定作用，孙悟空不得不顺着他的意思去行事了。唐三藏是主体，主体说了算。千真万确是他要求孙悟空做歹人的！

这叫什么呀？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然而作者写到这里，却用了一首非常奇特的诗，来描述这惨烈的景象。大圣作起这大风，将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千馀人马，一个个：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

人参官桂岭前忙，血染朱砂地上。

附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

尸骸轻粉卧山场，红娘子家中盼望。

乌头、海马、人参、官桂、朱砂、附子、槟榔、轻粉、红娘子，这些都是中药药材。其中乌头附子、轻粉、朱砂、红娘子等都是有毒的，也是用于回阳的。我不懂中医，只是觉得，这时候的三藏的确是阳气不足、外邪侵袭之下，阴气上升。

附子，意思就是寄人篱下、客居他乡、无家无业之人。槟榔，谐音宾郎，跟附子一个意思。红娘子，意思是家中还算是青春年少的妻，代表归宿、代表应该归去的家。这修行人，不正是这样的状况么，俗世中漂泊、浊浪中浮沉，本为了追逐名利，结果身死、化作他乡的轻粉扬灰，飘荡、飘落、一层层堆积、亿万年堆积如山，化作找不到根源、溯不尽来历的泥土。

哎，是不是说得有点过分的凄惨了？哎！那小说中说的比我说的还加凄惨。诗曰：

人亡马死怎归家？野鬼孤魂乱似麻。

可怜抖擞英雄将，不辨贤愚血染沙。

唐三藏的执着，导致了在花果山挟持正义耍弄流氓的猎户们遭了殃。大圣道：“小的们，你不知道。那唐三藏不识贤愚：我为他一路上捉怪擒魔，使尽了平生的手段，几番家打杀妖精；他说我行凶作恶，不要我做徒弟，把我逐赶回来，写立贬书为照，永不听用了。”作者道：“可怜抖擞英雄将，不辨贤愚血染沙。”

这首诗，分明是描述唐三藏的哀歌。因为他修行人一念之差，毁却了这么多人，为了他固守的小善、害死很多人成了森森的孤魂野鬼。这就是修行人“听信狡性、纵

放心猿” 的恶果。对了，前面一直在说的那个看不见的妖魔，这时候，小说给道出来了：狡性。狡，一种传说中的恶兽、也属于神兽之类的生物，诡疑多虑、性诈性赖。

正是这一股晦气一样的恶兽，控制了唐三藏，让他恶狠狠的赶走了悟空，支走了悟能、悟净，结果，这长老、心也蒙昧不空了、正信也不能了、思绪也不净了，邪气攻击之下，耳热眼跳，身心不安。

作为一个修行人，大家伙儿都知道，一般遇到这种情绪和感受不正常的时候，都会明白自己状态不正常，这时候最急需的是静下心来、打坐也好、念经也好、哪怕是强迫自己呆着别动、尽量别折腾都好，就是不能任由负面情绪支配着去干事情，更不能用人造的世俗的消遣手

段来排解这种负面情绪和感受。没别的，很简单，这时候根本就不是一般世俗人的负面感受，这负面感受的背后有东西。

只是，我们敬爱的唐长老，要是他有这般经验，也不会出现前面赶走孙哥哥的事情了，也不会在焦躁不安之下主动去奔向那分明是妖怪老巢的他心目中的延安宝塔了。

（选自《西游记》《西游漫注》）